

细描镜中像 累累一串珠

□何燕婷



《时代与肖像》是王尧系列散文新作。全书共计二十一章，记录了作者少年至青年时代对故乡的人事风物的记忆碎片。缘起于“时代”，笔落于“肖像”。书中被刻画下肖像的个体，他们的形象与身份各异，或是亲人、老友，或是少年时代的玩伴、同学，或是曾经教授过自己知识的老师，或是自己做老师时带过课的学生，甚至少年时互生情愫的“初恋”，当然，更多的是记不清名字的匆匆过客。“二黑子”“黄毛”“气功叔叔”……一个类似的绰号就是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我肯定人们都有类似的经历。那些由过去的沙子汇聚成的身影陪伴我们走过一阵子，又被我们远远甩在了身后，直至被大风吹散，只有在某一时刻，夜半时分或是宿醉后的清晨，几粒残存的砂砾会蓦然出现，悄悄地硌痛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提醒着我们，他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的灵魂之所在。

王尧将这样的疼痛记录下来，成就了《时代与肖像》一书，二十一粒沙子被打磨成二十一颗珍珠。这样的文字无疑

能最大程度地引起共鸣，正如王尧在《疼痛的记忆》一篇中所说：“我们都是在共同的记忆中寻找曾经的自己。这让我多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写作者一旦写到父母亲在与不在的故乡都会让人感动，因为这个记忆是疼痛的，疼痛的记忆才能转换成感人的文字。”

坦诚——将心底的疼痛原原本本放置于读者的面前——我想，这是《时代与肖像》得以打动人心的原宥。倘若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护疼，以致有限的精力被消耗在回避伤痕的暴露上，那么其与读者之间必然会产生一层隔膜，情感的传递自然难于抵达彼端。精神上的强者是无惧示弱的，在本书中，王尧无疑是将内心深处真实的脆弱、遗憾与痛楚展露了出来。在阅读时，我仿佛穿过雾障，亲自触碰到一条已经结疤，却仍会偶尔疼痛的疤痕——这样的感同身受。

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王尧在书中记叙了外公、奶奶、表姐等至亲的离世。在这些篇章中，并没有过度渲染的痛彻心扉与呼天抢地。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作为一个情感节制的人，在巨大的痛楚面前，往往变得无措，最剧烈的表达，也不过鞠一袖涕泪，办一则简单的仪式。

但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捕捉到这些文字之下涌动的热血，体验到薄薄的冰层下澎湃的情感源泉，怀想起内心深处不愿触碰的地方——《有表姐的那年那月》一篇中如是写道：“一个月或是两个月后，我赶回去送别表姐，也送别有表姐的青少年岁月。我后来几乎很少再回台城，即使路过也步伐匆匆。我都是约表姐夫到乡下见面，或者约好了一起去扫墓。很多朋友不解地问我：你这么多年，怎么不到台城来？我没有说出

我心中的痛楚，没有了表姐，也就没有了我的台城。”——如同“台城”之于王尧，亦有“某处”之于每一位读者。在此真诚而丰沛的情感互动之下，过去的伤口会化身为前行的力量，在许多人的内心持续生根，向阳生长。

《时代与肖像》的起点是写至亲，接着由近及远铺陈开去，我们可以看见的有人物，人群，村庄，小镇，故乡，最后是世界，是时代。王尧在许多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放大自己，缩小世界。”相反，倘使缩小自己，周遭的一切才能得以逐渐呈现——最开始是距离自己最近的血亲，尔后出现的是青少年时代的同窗和师友，再往后是青年时代的学生，还有或远或近的乡邻，关系不咸不淡甚至叫不上名字的“熟人”。

这一张张鲜活的脸谱和他们所经历的一桩桩事件，建构成了王尧记忆中的故乡。“故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某个坐标，它承载着作家的人格成长经历，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史，是每一人类个体寄放其灵魂所在的终极之地。

《时代与肖像》的最大特点是以丰盈、可感的细节而支撑起来的真挚、有度的情感表达。有关作者过往经历的细枝末节成为了串联起全篇的一根纤细而致密的丝线。这是一本适合在夜里、在睡前阅读的作品。唯有夜深人静之际，细细品味，我们才能看见隐匿在字里行间，正在引线串珠的作者本人，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桩事件，都蕴藏了其自身的情感投射。文字像是一面镜子，接收到作者深厚的情感映照，又将其内化形成反馈，给读者以深切的心灵震撼和审美体验。二十一个篇章串成的珠串，在掌中轻轻盘拨，在心间细细赏味，月光投进窗格，珠串上反射出温润的光。

哪怕“志”不同 也可以“道合”

□禾刀



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0年11月
加亚当·卡亨

没有谁可以击败所有对手。享誉世界的国际合作专家亚当·卡亨认为，与其穷尽手段击败那些与自己利益不同的人，不如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在合作中求共赢。

卡亨坚信，基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未来与那些过去自己不可、不喜欢、不信任（“三观”不合）的人进行合作是无以回避的选项。那么怎样与利益不同的人合作，卡亨提出了伸展理论，主要分三步，即拥抱冲突和联系（多个不同的子整体）、在试验中摸索出前进的道路（多种新的可能性）、加入游戏（多位联合发起者）。仔细揣摩不难发现，伸展理论“对症”的其实是传统合作中的三大思维认知误区，即合作需要表面和谐还是充分争论、压服敌人还是说服敌人、改变对方还是改变自己。

“三观”不合并不代表对方就是错的。卡亨举了那个著名的盲人摸象故事。世界很大，如果不敞开心扉，我们自以为绝对正确的判断，很可能只是坐井观天。一些人推崇的志同道合合作模式，实际上很落后很原始。

卡亨的伸展理论，首先强调“欣然接受关于不一致、试错和共同创造的混乱现实”。为实现这一目标，卡亨指出必须运用“力量”和“爱”这两种互补的驱动力。力量是执着，爱则是包容，二者缺一不可。有力无爱，结果往往变成专横。有爱无力，问题得不到充分暴露，最终哪怕实现了合作，但很难得到更理想的结果。

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思维误区，表面上看似是为了说服对方，随着争论的深入，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针尖对麦芒，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老死不相往来。许多时候，双方尤其是各持不同见解的双方之所以愿意坐到一张桌子上来谈，是为了解决既有的问题。既然是问题，必然存在可能导致双方认识不一致的地方。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双方迈向可能性合作的第一步。

诚然，许多人并非不知道合作的重要意义，并非不想达成某种协议，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又无法“摆脱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敌对化综合征’”。一旦这种情绪生成，很难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

卡亨指出，有的合作之所以走向破裂，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双方预设前提，并没有真正放弃“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将自己首先摆在了正确的位置，自然很难心悦诚服地去倾听对方的分析与建议，挑刺找碴多于耐心倾听。一旦陷入“敌对化综合征”，我们就可能扎进这样的死胡同里无以自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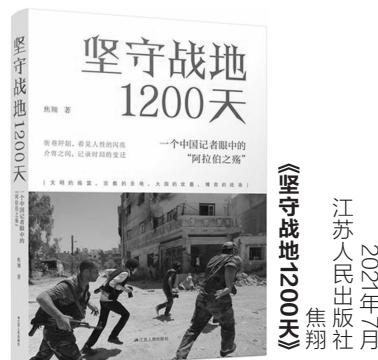
在卡亨的伸展理论中，特别强调合作的试验性。试验意味着双方不预设结果导向立场。不预设立场，意味放弃控制思维，合作会变得更有弹性，更利于找到双方共同利益，从而构筑合作的根基。

然而，我们的合作逻辑中常常隐含一个潜在前提，即合作只能由对方做出改变。真正的问题是，既然是合作，为什么只能让对方做出改变，而不是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潜意识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作用下，我们会放大自己做出的让步，放大自己的逻辑，反倒对对方的解释缺乏应有的耐心，对对方缺乏足够的换位思考。双赢的谈判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我们选择放弃什么。放弃并不是投降，妥协是合作双赢中最宝贵的艺术。

当然，与“三观”不合的人合作，说易行难，对每个人都是巨大的挑战。在迎接不可能挑战前，也许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我们自己能率先改变什么？

战地观察启人思

□王一苇



不管形式如何嬗变，沧海怎样横流，优质的内容，快捷的讯息，独到的观察，高超的见地，才是媒体的立命之本、安身之道。看了人民日报记者焦翔在中东1200天的新闻观察所结集出版的文字，更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

中外新闻史无不说明一个道理，有出息的有成就的记者，无不因独特的新闻敏感、锐利的切入角度、迅猛的捕捉线索、清新的展示风格，而成就自己，也成为新闻史上耀眼的星座。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记录下十月革命的天翻地覆，斯诺的《西行漫记》向世界报告了陕北高原上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民众的日常生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更是成为洛阳纸贵的新闻名篇。人民日报社因其特殊的地位信息的独到站位的高远视野的宏阔，荟萃了大批新闻人才，涌现出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新闻人杰，也为公众奉献出让人耳熟能详的新闻名篇。邓拓、李庄、胡绩伟、范敬宜，是报社领导，但也是新闻的行家里手；梁衡、袁鹰、姜德明、卞

毓方、李辉等，是著名编辑，也都是散文名家。在这样的大熔炉大学校里，经受职业熏陶，接受前辈鞭策，锻炼新闻敏感，是一种磨砺，也是一种竞争，更是一种淘汰。作为一位80后，一位有着阿拉伯语专业优势的新闻记者焦翔，他开启了自己驻外生涯。三年多的时光流逝，1200天的日日夜夜，他在中东这一特定的新闻现场，究竟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书写了什么？体悟了什么？

三年多的中东记者经历，他行走在开罗、的黎波里、大马士革、贝鲁特、安曼，见证了穆巴拉克的垮台、卡扎菲家族的毁灭，更有叙利亚这个国家的满目疮痍弹痕遍地，一城一地的多次易手，城头变幻，殊死较量，苍生的无奈，士兵的疲惫，妇女儿童的眼泪，卡松山上的残阳如血，难民营里的“香榭丽榭大街”。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叙利亚为何没有如埃及、利比亚一样土崩瓦解？巴沙尔政权为何还能顽强坚持甚至有点在旷日持久中稳住阵脚的趋向？教派的冲突，种族的隔膜，地缘的纷争，四邻八方的“热心”，大国的博弈，真是热闹得紧。这样的原本平静的国家何时才能走出战争的阴霾？焦翔来自战地的冷静而不乏温度的报告，让我们了解到别样的阿拉伯之殇。

借助于焦翔的眼光，他在埃及的所见所闻，给我们大体勾勒出穆巴拉克这一政治强人的快速陨灭。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65周年，我们知道开罗宣言，知道尼罗河的绵长，知道苏伊士运河上的“惨案”，还有三毛笔下金字塔下“哭泣的骆驼”，但埃及这一阿拉伯世界曾经的领头羊为何会出现如此迅猛的变局？焦翔身在现场，以自己的真切体察，

告诉大家他所看到的开罗街头的地覆天翻。利比亚的卡扎菲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也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政治领袖，他的死为何会如此惨烈？焦翔置身现场，接触民众，还与卡扎菲的新闻部长密切接触，目睹了一个外强中干的所谓强大政权的分崩离析。焦翔看到了铺在道路之上的卡扎菲的巨幅画像，还有卡扎菲新闻部长在得知弟弟死亡之后的精神崩溃再无履职能力的现场种种，让人感慨无端。

借助于焦翔强烈的职业精神与敬业操守，我们看到了叙利亚的纷繁复杂，普通民众的苦苦挣扎，但在战争空隙之下的顽强生存。在这样的战争现场，残垣断壁，弹孔处处，各种力量在这里犬牙交错。却原来，黎巴嫩真主党如此具有战斗力，甚至在叙利亚的正规军之上，周边国家也不无火中取栗的算计，更有土耳其的介入，俄罗斯的影响，伊朗的深入，真是各方插手，令人目不暇接。焦翔几乎到达了叙利亚的所有省份，置身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激烈交火的前沿阵地，当然也去了俄罗斯在此的军港。叙利亚的前景究竟如何？在焦翔看来，也许要长时间地胶着持续下去，因为有的势力希望这样的状态，他特别提到了美俄在这里高超老练的外交韬略，令人不胜唏嘘。

当年的西班牙内战，我们看到了第五纵队的“威力”，也听到了海明威的“钟声”，奥威尔在战壕里的深刻感悟。如今，中国正在强大，正在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需大量的负责任的来自域外的深度观察与负责任的客观报道。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而多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焦翔的观察，适逢其时，多多益善。